

中外名人傳

（三十一）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五十一頁）

何應欽（一八八九—一九八七）

陸軍總司令

參謀總長

國防部長

行政院長

以身許國不治生產

何應欽陸軍一級上將，歷任戰區司令長官、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國防部長、省主席、行政院院長等要職。於北伐、抗日、剿共諸役中，運籌帷幄、策謀定計、立有殊勳。撤退來台後擔任總統府戰略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是個閒差，每日寄情於山林，登高旅遊，賞景射獵，身強體健，享年近百歲而卒。生平堅持的信念是以身許國，不治產、不積財、不為兒孫打算。來台早期，居住在軍方配給的房舍內，後因台北市發展快速。房子位於鬧區，寸土寸金，乃主動退回軍

方。搬到女兒何麗珠（外交官）在近郊購置的住宅中養老，並辭退警衛班及公家配編的秘書，徹底回歸平民身分。一代名將，風範不同凡響。

何應欽字敬之，一八八九年四月二日生於貴州義興縣泥蕩村，祖籍江西臨川，其父何其敏，南北奔波，從事商業貿易，遂落籍貴州。雁行五人，他排行第三。

七歲時，其父送他去讀書，先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十歲時轉入故鄉的初等小學，十三歲入縣立高等小學。十七歲那年，陸軍考選學生，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獲保送進入貴陽陸軍小學。

留日習武入同盟會

一九〇九年，二十歲的何應欽又獲保送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同時保送的還有谷正倫。同年秋天，滿清陸軍部尚書鐵良考選留日學生廿人，他和谷正倫同被錄取，乃東渡日本，進入日本振武學堂第十一期習軍事，在

校時期加入同盟會。一九一一年初，武昌辛亥革命發生，需才孔殷，何應欽與振武同學多人一同回國參加革命。最初在滬軍都督陳英士麾下，任都督府訓練科一等科員，旋被派任為蘇軍第七師第一旅第三團連長，不久升營長。第二年，返日本繼續學業。先入振武學校，繼到日光宇都宮陸軍步兵第五十九聯隊實習。一九一三年秋，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二期步科。一九一五年，學成回國，經滬返黔。是時，貴州陸軍總司令王文華成立黔軍第一師，廣覓軍事人才。何應欽一到貴陽，便被王任為黔軍第一師步兵第四團團長兼講武學校學生營營長，並負責籌辦貴陽貴州講武學校和組織新軍訓練。一九一六年四月三十日與貴州督軍劉顯世外甥女，王伯群、王文華昆仲胞妹王文湘於貴州結婚。婚後生一女，名何麗珠。是年七月，任貴州講武學校校長兼黔軍援川支隊參謀長。

服務黔軍升至旅長

十一月，王文華率黔軍入川討伐劉存厚，何應欽任黔軍第五團團長，率部出黔討伐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吳光新。十二月，大敗吳軍於黃角樞，迫使吳光新退出重慶。翌年，他仿照意大利建國英雄馬志尼「少年意大利」之組織，創設「少年貴州會」，自任會長，成為國民黨在貴州之外圍組織，並很快在全省八十一縣成立分支會，創辦機關刊物《少年貴州日報》。

討伐劉存厚戰役後，王文華擴編黔軍為五個混成旅。何應欽任第五混成旅旅長，率部駐防湘黔邊界。同時，他還向王文華推荐自己的士官同學朱紹良為王的參謀長，張春圃、谷正倫分別為第三及第四混成旅旅長。因此，在貴州取得相當的地位，嶄露了頭角。

一九二〇年，王文華為避免指揮部下推翻自己舅舅劉顯世的嫌疑，在上海暫住，期間被刺客所殺。王死後，貴州局面陷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何應欽企圖與妻兄王伯群重建貴州政權，但此時谷正倫乘機謀奪省政，兵發貴陽，限令何應欽即日離黔。何被迫交出兵權，自率一連前往昆明，投奔雲南督軍顧品珍。

何應欽到昆明後，住在省府招待所，為貴州對立派劉敦吾買凶手殺傷，身中兩槍，彈中肺部，乃入昆明醫院療傷。

進入黃埔任總教官

一九二一年傷癒後到上海進行復齡運動，成就有限，乃南下廣州。一九二四年，國父孫中山建立黃埔軍官學校，蔣中正任校長。何應欽因兩人在《滬軍都督府》陳英士的部下共過事，有一面之交。於是，他託士官同學王柏齡介紹至穗謁蔣。同月被孫中山任命為大本營參謀處軍事參議，協助籌建軍校，考選下級幹部，並予以短期訓練，由於訓練成績出色，六月即被任命為少將總教官、開學典禮閱兵指揮員。

在黃埔何應欽工作謹慎，無不良嗜好，無論在上班或下班的時間內一找必到。這樣，蔣中正便漸加信任。何應欽受了這樣的優遇，內心大為感激，帶著屬下的劉峙、顧祝同、錢大鈞、陳繼承等一批軍事教官，幹得越來越出色，深得蔣中正的歡心。於是蔣、何的關係，也就愈來愈密切了。九月，受命籌備成立軍校教導團。十月，率黃埔師生參與救平商團之亂，同月任代理軍校教練部主任（主任李濟琛）。這年底，蔣中正建立黃埔軍，將第一期畢業學生編成兩個教導團，何應欽被任命為第一團團長。教導第一團所轄三個營，分別以錢大鈞、劉峙、顧祝同為營長。

東征之役身先士卒

一九二五年陳炯明叛變，揮兵三路進攻廣州。孫中山的大元帥府成立東征軍迎擊叛軍。何應欽率教導第一團沿廣九鐵路線開進

，擔任攻擊淡水城的主力軍，這是教導團成立後要打的第一仗。為消除官兵的緊張心理，他率部一邊行軍，一邊進行野外演習，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隊還以為是實彈演習。

淡水城的守敵是叛軍洪兆麟部的一個旅，何應欽企圖在敵人後續部隊尚未趕到之前，採取速戰速決的戰法，一舉攻占淡水城，但又考慮部隊是第一次打仗就碰上攻堅戰，勝敗如何，很難預料，同時序戰必勝，這是用兵的原則，也是考驗黃埔軍的頭一關，所以他決定組織敢死隊擔任爬城任務。該隊由官長十人和士兵一百名組成。由蔡光舉任隊長，二月十二日拂曉，何應欽指揮敢死隊分成若干戰鬥小組奮勇攻城，戰鬥十分激烈，約在正午左右攻入淡水城內，其餘部隊也一湧而入全面展開巷戰，殲滅守軍一個旅，繳槍千餘支。

正當何應欽的教導第一團殲滅城內敵人的時候，洪兆麟的後續部隊果然趕到，同預備隊教導第二團在城外展開戰鬥，不久敗退下來。何應欽見戰局危殆，立即命本團第二營營長劉峙率全營反攻。此時，適值黃昏時候，洪軍在昏暗中誤認為劉的隊伍是從淡水城逃出來的自己人，等到雙方靠近時，黃埔軍端著雪亮的刺刀衝鋒，洪部措手不及，只好敗退，從而穩定了對淡水城的占領，取得了序戰的勝利。首戰告捷後，部隊情緒十分高漲。何應欽一面組織部隊休整補充，總結

戰鬥經驗，一面布置偵察，了解洪部動向。當他得知洪部又有萬餘人向淡水城開來，乃率部向前進，迎擊敵人。由於事先對洪部的戰術特點作了研究，知其是以「三衝戰術」出名的，即連續三次使用密集隊形猛烈衝鋒的戰法，把對方衝垮，犧牲多少，在所不顧。何針對敵軍的特點，認為己部雖然是以少敵多，但只要穩住陣腳，組織好火力，以靜待動，頓挫敵人的衝勁，就有取勝的可能。

開戰時，何應欽採用新戰術，他用偵察隊代替騎兵前進較遠的距離上搜索前進，尋求與洪軍接觸，誘使洪軍主力過早展開，迷惑其主攻方向，以便使自己的主力從容地占領有利陣地，組織防禦，選擇爾後轉入反攻的主要方向。二月十七日，兩軍在平山附近的山區遭遇，展開大戰，洪兆麟的部隊果然名不虛傳，勇敢善戰，衝鋒的密集隊伍像潮水一樣，奔騰洶湧，猛烈異常，何應欽指揮的黃埔軍頑強地戰鬥。當頂住敵人「三衝」之後，他見敵人攻擊受挫，銳氣減退，當即命令部隊反攻，一聲令下，黃埔軍一個個端著白晃晃的刺刀勇猛衝鋒，頓時把洪兆麟的萬餘主力，打得潰不成軍。

叛逆陳炯明對於洪兆麟的一萬多人，竟被何應欽的兩千多新兵打敗，心裡很不服氣。三月上旬，陳炯明集中林虎、李易標兩部大軍四五萬人，從興寧、梅縣等地分路南下。尋求決戰，企圖一舉殲滅革命軍。何應欽

在兩戰皆捷後，見部隊雖然鬥志旺盛，但連續作戰，已呈十分疲勞，乃率部至揭陽、晉寧休整了半個月，以利再戰。當敵人傾巢來犯，迫近潮汕地區時，部隊正好以逸待勞，向前迎擊。三月十一日，雙方到達棉湖、鯉湖附近之線展開激戰。

棉湖戰役，革命軍的作戰，是以第一團為主力，攻擊敵之正面，第二團攻擊敵之右側背，粵軍許濟旅的一個團為預備隊。三月十二日拂曉，第一團在棉湖西北山地與林虎主力遭遇，當即展開激烈戰鬥。

激戰由拂曉到黃昏，一直未停，第一團承受的壓力最大，官兵傷亡過半。有一處陣地被敵人突破，敵軍衝到團部指揮所附近，何應欽親率衛士隊手槍排反擊，才把湧入之敵擊退。緊接著，他又把預備隊許濟旅的一個團用上去，該團激戰不到半小時，就被敵人打癱了，仍然未能穩住戰局。

這時蔣中正也到指揮所，見狀頗表憂慮，何應欽激於「義氣」，也感到不拼即死，遂挺身再次督隊衝鋒。這時，炮兵連長陳誠也剛好把一門已打不響的山炮調整好，裝上炮彈，對準敵群，親自拉火，一炮命中，炸死了幾十個敵人，其餘敵人一哄而散，向後奔逃。何應欽見敵人潰散，督令部隊奮勇追擊，一股作氣把敵人打到稍遠的地方。但部隊已精疲力竭，再也無力追擊了，幸好第二團突然從敵人側後攻到，敵人前後受擊，手足無措，乃全線潰退。至此，棉湖大戰，黃埔軍又獲得了勝利。何應欽再立一大功，他在革命軍中的地位，已無人能及。

黃埔軍擊潰林虎等部主力後，第一、二團均由何應欽指揮，轉為戰役追擊。追至河婆時，他調整部署，用奇襲戰法從速結束戰爭。他以第一團取捷徑奇襲五華而占領之，爾後迅速向興寧轉進，第二團緊緊尾隨潰退之敵向興寧；同時聯絡李濟琛第一師的陳銘樞旅，協同攻擊興寧，殲滅敵人而占領之。至此第一次東征勝利結束。

一九二五年五月，駐粵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驅兵叛亂，企圖推翻革命政府。已是第一旅旅長的何應欽，秘密地將部隊撤離東江，集結於廣州附近，十一日拂曉發起攻擊，一舉奪占白雲山、龍眼洞、瘦狗嶺等要點。十二日，密切協同友軍將叛亂的滇軍全部肅清，使革命政權轉危為安。

平定劉、楊叛變後，廣東的軍隊一律改編成國民革命軍，黃埔軍改稱第一軍，何應欽任第一師師長。這時，被第一次東征擊潰退入閩邊的陳炯明殘部，趁何部撤離東江，回師廣州平亂之機，驅兵入粵，集重兵於惠州。惠州地扼東江的咽喉，三面環水，僅一條旱路通城內。敵人企圖憑藉惠州險要作為基地，伺機奪取廣州。十月，蔣中正率領國民革命第一軍之第一師和第二師的第四團，進行第二次東征。十月十一日，革命軍先行掃蕩惠州城外圍之敵，十二日開始攻城，攻

城的主力部隊是第四團，何應欽的第一師擔任總預備隊。攻城中，由於沒有組織好步炮協同，第四團連續攻擊兩天均未奏效，部隊傷亡慘重，團長劉堯宸陣亡，全團只剩下幾個戰鬥兵。十四日，何應欽的第一師接替戰鬥。他重新組織了步炮協同，以一個團擔任攻城，其餘兩個團仍留作預備隊。攻擊開始時，首先集中炮火於一點，經一天的不停轟擊，終於摧毀了敵人幾個重機槍火力點，並轟開了一處城牆缺口，攻擊團乘機用雲梯架在死人堆上爬過去，經過劇烈的巷戰，終於殲滅敵軍主力，佔領了惠州城。

惠州戰役後，何應欽率領第一師向海陸豐、潮梅地區進擊，至十一月底，整個東江地區的敵人全部被消滅，至此，就結束了陳炯明的叛亂歷史。戰爭結束後，何應欽任潮汕善後督辦，兼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潮州分校校長，惠潮梅綏靖委員，代表蔣中正掌握當地軍、政大權。次年一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二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北伐軍東路總指揮

一九二六年七月，革命軍誓師北伐，何應欽擔任潮梅警備司令，率第一軍的三個師戍守潮梅，鞏固粵東。當北伐軍主力打到武漢時，孫傳芳五省聯軍系的福建督辦周蔭人，窺見廣東內部空虛，遂欲乘機進攻廣州，配合孫傳芳的剪長繩戰略，消滅北伐軍，推翻國民革命政府。何應欽認為，敵人有九個

師的兵力，自己兵少勢弱，若斤斤於保守防區，一旦敵人傾巢而來，無異坐以待斃。於是，他棄防守而為攻擊，冒危險以求生路，當即發表攻閩宣言，先聲奪人，督師征討周蔭人部。周蔭人聞何應欽率部由潮、梅一帶出發時，急領五個師分路向三河壩前進。十月，雙方展開了松口戰役，時何應欽部只有兩師零一團，周蔭人部人數倍於何應欽，且也是素稱能戰之師。處此以寡敵眾的形勢，弱者一方，非用奇謀，殊難取勝。何應欽乃採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命令其第三師之第九團在松口南岸，與敵人兩師之眾，隔河相守，每日整頓部隊，循繞河曲，對外揚言，謂革命軍有若干師，使敵人不致渡河輕進。以第五十八團在大埔東南之楓朗，防敵人張毅部之側擊，自己則率第三、第十四兩師，連夜繞至永定。永定是周部後方，亦即主將周蔭人駐節之所。城內有兵一師，聞何部從天而降，心膽皆寒，激戰一日，全部繳械。周蔭人越城而逃，僅以身免，其師、旅、團長十餘人，均為階下囚。永定大捷，何應欽復以全部主力連夜轉向松口之敵猛擊。松口之敵，本有兩師精銳的部隊，因其後方被搗毀，遂倉惶失措，全被解決。此戰後，張毅的兩個師被何應欽招降，駐守閩西的曹萬順兩師，也因與何有了默契，按兵不動，所以周部留守福州的李春生，棄城外逃。十二月，何應欽順利地進占福州，先後解決周部九個師，抵定閩局。

同月，國民革命軍攻向長江下游，剪除孫傳芳的五省聯軍。何應欽出任東路軍總指揮，下轄六個縱隊，以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攻略閩浙，奪取上海，會師南京。一九二七年初，東路軍由贛東及閩北入浙，於二月十八日攻占杭州。何應欽即在杭州召開軍事會議，與白崇禧、軍、師長，研究攻取上海的計劃。會中決定：以陳儀部留守杭州；由白崇禧指揮第一軍之第一師、第二師、第二十一師和二十六軍，沿滬杭路前進，迅速奪取上海；自率第三師、第十四師和第十四軍、第十七軍各兩師，以及第十九軍一部出長興，協助程潛之江右軍，攻占南京。白崇禧指揮之東路軍到上海時未經大戰，即佔領上海，接著他率部繼續北伐；指揮第一、第十八等七個軍，浩浩蕩蕩地由鎮江北渡長江，占領揚州，沿運河向寶應、淮陰壓迫孫傳芳部。孫部節節後退，何部直趨隴海線，連克連水、海州、茗縣等地，於六月二日攻占徐州。

八月十三日，蔣中正被逼下野，革命軍全部撤回江南。江北之地拱手讓人。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人組成軍事委員會，通令各軍悉歸軍委會節制。

八月廿六日，孫傳芳的部隊渡江反攻南京。何應欽的第一路軍留在南京附近的只有警備師及第二十一師，又恰好當著敵人的正面，經過三晝夜的激戰，勢難支持，潰兵到了麒麟門，何應欽只得自率不滿三百人的特

務營，親臨前線。由前方潰敗下來的官兵，見何應欽來到，不約而同地說：「總指揮來了！怕什麼？衝回去！」一聲喊，立刻向敵人反攻過去，占領白虎山，奪回東陽鎮，居然把已不可收拾的局面挽回過來。這時，到上海籌款的白崇禧回到無錫車站，就地指揮滬杭一帶第一路軍之第二、三師及第十四軍，恰巧與何應欽指揮的部隊形成腹背夾攻，密切協同，與孫部血戰七晝夜，全殲孫軍五萬餘人，繳械四萬餘支，獲得龍潭大捷。

這次勝利對國內政局影響甚大，有這次勝利，革命軍才能西滅唐生智，遷都南京，威脅奉軍，促使閻錫山加入革命軍行列。

在孫傳芳驅兵反攻南京時，唐生智的部隊循江而下，圖謀南京。何應欽與李宗仁、白崇禧共同打敗孫傳芳後，又與唐生智部形成兵戎相見，劍拔弩張之勢。十月，何、李、白為鏟除孫傳芳的殘餘勢力，對付唐生智的東犯之師，決定西征和繼續北伐。並共同策定：何應欽部與白崇禧的第二路軍負責渡江北上，追擊孫傳芳敗逃之敵；李宗仁的第三路軍、程潛的第四路軍、朱培德的第五路軍、李濟琛的第八路軍，以及鄂西之魯滌平、李燊、方振武部，豫南樊鍾秀部和陳紹寬的海軍艦隊、張靜愚（空軍司令）航空隊，皆參加西征戰鬥序列，討伐唐生智和南下的張發奎部。

是月，何應欽將所部改編為第一、第九、第三十一軍，以劉峙、顧祝同、錢大鈞為

各軍軍長，自己專任第一路軍總指揮，率軍沿津浦路推進，向徐、蚌及運河南岸發動攻勢。十一月克蚌埠。十二月打敗直魯軍張宗昌和孫傳芳的反攻，占領徐州。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中正復職總司令，將何應欽的第一路軍改編為第一集團軍，自兼總司令，何改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留守南京。

革命軍剛結束剿滅軍閥之戰，不料閻、馮及桂系又掀起中原大戰。

一九二三年六月，蔣中正宣布北伐完成。七月，何應欽負責召集第一集團軍各將領舉行縮編會議。九月，他被中央政治會議推定，與蔣中正、孫科、譚延闓、王寵惠等十二人審查五院組織法。十月，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委員、訓練總監部總監。一九二九年一月，蔣中正、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在南京召開軍隊編遣會議，成立「編遣委員會」，「編遣」全國軍隊。何應欽當選為編遣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中央編遣區主任。提出編遣方案，強調「統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團軍「奉還大政」，「歸命中央」的本意，遭到閻、馮、李的反對，陸續爆發了討桂戰爭和討馮、閻、桂之間的中原大戰。

這年三月，討桂戰爭爆發，何應欽任討逆軍總參謀長、中國國民黨三屆中央執行委員，兼署中國革命軍總參謀長，一舉打敗了桂系。五月，奉派前往漢口整頓兩湖黨務及改編桂系殘部，任署武漢行營主任。十一月

，張發奎與駐廣西的桂軍聯合反叛。何應欽改任廣州行營主任，主持討伐張桂聯軍軍事。十二月，張桂聯軍剛被收平，駐鄭州的唐生智和駐安徽的石友三，又舉兵反蔣擁汪，何應欽又走馬武漢，主持討唐軍事。一九三〇年元月，接受唐生智代表彭熙同投降，唐通電下野。他因指揮討唐作戰有功，獲一等寶鼎勳章。三月，就任軍政部長兼署武漢行營主任。

是年五月，戰亂又起，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南方的桂系對中央作戰，何應欽在武漢行營指揮湘、粵、贛、鄂等省的討逆軍對桂系作戰，李宗仁、白崇禧的軍隊猛撲湘境，占領長沙，直逼武漢，形勢非常緊張。何應欽在周圍兩丈多寬的一間辦公室，長時間蹲在地下滿鋪著的軍用地圖上，勞神苦思，用各種顏色的鉛筆，在地圖上畫來畫去。最後他終於想出了以「空城計」的辦法，冒險卻敵。很快寫就一封信，派參謀長賀國光飛湖南，令何鍵部不退武漢，反向湘西常德方面移動。此著之妙：一在使桂軍不能尾隨潰敗的湘軍，免遭引刃自殺之險。因為此時，武漢的兵力空虛，而潰敗的軍隊，非有很大的兵力援助，是萬萬不能作戰的；二在迷惑敵人，爭取時間調遣軍隊。因為湘軍忽然不退武漢，而退湘西，使對方疑慮他置此數萬軍隊於不顧，勢必另有相當準備，而不敢輕於深入；三在於湘軍一經移至側面，避免桂軍的攻擊，稍加整頓，便可乘機規復長

沙，由失敗逃竄的情形，一變而為伺機進取的趨勢，使李、白感受威脅，不得不分一兵一部，以資防守，由主動變被動。這一著棋，果然爭取了一周時間，抽調軍隊，增修要塞；同時，由粵軍中派出跟追桂軍的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到達未陽一帶。至此，桂軍進退皆覺困難，知進窺武漢，已失時機，乃決計回歸未陽，何應欽復命蔣、蔡兩師移衡州（衡陽），以避其銳；並將李蘊珩等部，悉行掩蔽於衡州附近，構築工事，以引誘桂軍來襲，桂軍至未陽，猛撲一空，復移兵再攻衡州。那知何應欽這時已在衡州布下了伏兵。前兩日，以蔣、蔡兩師憑城頑抗，第三日，當桂軍銳氣受挫乃全軍出動，四面圍攻，所以衡州桂軍慘敗不可收拾。

圍剿共軍面臨戰陣

「九一八」事變後，蔣中正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略，集中力量剿滅中共紅軍，一九三〇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四年內進行五次大規模的圍剿，何應欽參加了第一、第二、第三次、第四次圍攻江西井崗山共區的作戰，均擔任指揮任務。第二次圍剿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展開。何應欽以南昌行營主任兼圍剿軍總司令，指揮四個軍十一個師，由贛江延伸到福建建寧，形成一條八百里的弧形戰線，分四路攻向黃坡、龍岡，進擊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他強調四管齊下，即強化保甲、破壞經濟，培植地方武力和重兵進攻，經

十五次交鋒，打得共軍東奔西跑，但未能徹底除根。同年七月，再進行第三次圍剿，蔣中正親任總司令，何應欽任前敵總指揮，率卅萬大軍，分三路由南昌、南豐、吉安攻向井崗山中根據地，追奔逐北，在武夷山區追蹤了一個多月，共軍飄忽不定，捉不到紅軍主力，而於九月結束，第四次圍剿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展開，何應欽被任為贛粵閩邊區剿共總司令，調集了五十五師，圍剿蘇區共軍，採軍事與政治並進方針，在軍事上劃分地區逐步清剿。在政治上督促地方政府嚴密保甲，修築公路、碉堡，封鎖共軍根據地。由陳誠任撫河方面軍前敵總指揮，編成左、中、右三路軍，陳誠親率中路軍由撫河直撲中共中央根據地，三路大軍與共軍接觸十多次，均未能撲滅紅軍主力，無功而退。

一九三三年三月，張學良因熱河失守，引咎辭職。何應欽奉命赴北平接替張學良，代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何到任後，作了一番部署，以長城為依托，用傅作義、徐庭瑤、宋哲元、商震的部隊守住長城線上的獨石口、古北口、冷口，阻止日軍進入關內。把由長城撤下來的東北軍整理後，調北寧線天津以東及冷口以東擔任防禦。同時令孫殿英部堅守多倫以東地區，威脅日軍的後方。

日本關東軍占領黃土梁子和承德後，分路向長城的喜峰口和古北口進攻。進攻喜峰口的日軍是服部、鈴木旅團聯合先遣隊，遭

到宋哲元部馮治安師趙登禹旅的夜襲，被大刀砍殺，死傷累累，狼狽敗北。古北口方向，是日軍主力攻擊的目標，王以哲部未待徐庭瑤接防，丟掉了陣地。徐庭瑤部關麟徵師，企圖奪回古北口陣地，但關麟徵在反攻中受傷，被迫退守南天門陣地，何應欽乃督令黃杰的第二師、劉戡的第八十三師迅速增援，並命參謀次長楊杰任總指揮，與敵人形成對峙。

何應欽在北平，本諸「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的指示，忍辱負重。一天，日本武官酒井隆帶了兩個全副武裝的日本兵，要到居仁堂見何應欽。新華門守門的憲兵要帶槍的日本兵停在門外，只讓酒井單獨進去。酒井不答應，大鬧起來。憲兵請示，何應欽未制止酒井胡鬧，反而同意酒井帶著武裝的士兵到居仁堂。會見的時候，兩個武裝日本兵就站在跟前。何應欽這才抗議酒井的不禮貌舉動。酒井回答是因為在北平他的生命沒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帶同武裝自衛。他問他緣故，酒井謊言哨兵昨晚盤問他，並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殺他，因此帶武裝保護前來抗議。還說他與何應欽是舊相識，是同學，才來當面抗議，否則就會自由行動了，對於酒井的蠻橫，何應欽雖滿腔怒火，也只有忍耐。

在北寧戰線何柱國軍退守灤河以西岸，日軍進佔撫寧、昌黎、盧龍等地，形成隔河對峙。喜峰口方面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防守

堅固，日軍轉向冷口，擊潰繆澄流師，何應欽令商震派一個師增援，未能阻止日軍攻勢。日軍佔冷口後，分兵占領灤河上游的遷安，威脅灤河西岸陣地的側背，主力則繞到喜峰口的後面，對二十九軍形成前後夾擊的態勢。何應欽見戰局發展不利，令何柱國、王以哲、萬福麟等軍撤至寧河、寶坻之線；宋哲元軍撤至三河、平谷以東地區，敵人遂繼續前進，先後占領了遵化、玉田、豐潤一線。南天門陣地，地形險要，日軍集中主力全力進攻，戰事十分激烈，徐庭瑤的三個師都傷亡很大，而敵人卻越攻越猛。何應欽鑒於此，同意徐部由南天門而石匣鎮，而密雲，節節抵抗，節節敗退。這樣前後抗擊日軍主力達兩個多月，成為長城抗戰打的時間最長，戰事最劇烈的地方。

五月廿四日，徐庭瑤軍退到密雲附近，既無險要的地形，部隊又已殘破，不能作有效的抵抗。何應欽就把傅作義的部隊調到昌平附近向懷柔、順義出擊。但傅部對日軍攻擊，作戰不利，退守順義、懷柔以北山地。日軍進至順義附近，距北平僅五十多里。而這時，北平東面的日軍已占領三河進迫通州；寶坻日軍進迫香河，對北平形成三面包圍的態勢，日機復在上空飛翔；前方部隊繼續在潰退，無法收容整理，後方又沒有增援部隊；當時，北平又只有劉多荃東北軍的幾個團和蔣孝先的中央憲兵第三團，形勢十分危急。

何應欽召集黃郛、張群和黃紹紘商討應付日軍的辦法。黃郛是蔣中正密友，時任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經黃郛奔走，並徵得蔣中正同意，決定和日本媾和，派他的作戰處處長徐祖詒為軍使，到順義關東軍第八師團司令部與西義一師團長商量暫時停戰辦法。並要黃郛立即去回日本武官的話。這一行動，其實就是戰敗了，與日本人作城下之盟。同月卅一日，何應欽的代表熊斌和日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簽訂塘沽協定，默認日本帝國主義佔東北及熱河。這一協定，遭到各界強烈的譴責。

塘沽協定後，日軍建立了冀東「非武裝區」，進一步欲侵吞華北，一九三五年五月又發動新攻勢，五月廿九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日本大使館武官高橋坦，藉口中國當局援助東北義勇軍劉永勳部進入「非武裝區」，破壞了「塘沽協定」，向國民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要求，並由關外調集大批軍隊入關，進一步威脅魯平、津，揚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採取「自由行動」。六月初，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開始秘密談判。九日，梅津美治郎正式向何應欽提出備忘錄，限三日內答復，十日，國民政府中央批准了何應欽同梅津美治郎達成的秘密協定，即《何梅協定》。規定：取消國民黨在河北和平、津的黨部；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和平、津兩市

市長；撤銷北平軍分會政訓處，取締河北省的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等等。

這年十一月，何應欽回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十二月，行政院改組，出任軍政部部长，回南京辦事。次年九月底又兼廣州行營主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何應欽曾調集大軍準備軍事解決，遭蔣夫人宋美齡反對，後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中正回到南京，對何應欽的主戰，不顧其生死，不免有所猜疑。

策劃第四戰區抗日

在抗日戰爭中，何應欽被視為親日派將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掀起抗日怒潮，八月六日何應欽在南京參加在南京召開的第一次最高國防會議，根據會議的決定，他主持制定了華北的防禦計劃，確定了防禦部署；以保定—滄州一線為主要防禦線；以贛德—濟南一線為第二線；以洛陽—鄭州—開封—徐州—淮陽一線為第三線。十五日，蔣中正宣布自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將全國劃分為五個戰區。何應欽任軍委會軍政部長兼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負責劃閩、粵抗戰軍事部署之責。八月廿日，何應欽與蔣中正以軍委會的名義發布作戰指導計劃，國軍戰鬥序列和作戰指導方針，稱「國軍以一部集中華北，重疊配備，多線設防，特注意固守平綏路東段要地」；「以主力集中華東，

迅速掃蕩浙滬敵海陸軍根據地」；「以最小限兵力守備華南沿海各要地。」並重新規定作戰序列，區分各戰區的作戰任務。命令第一戰區阻擊沿津浦、平漢兩路南敵，並側擊南口敵軍；第二戰區進攻察北的敵人；第三戰區撲滅淞滬登陸敵軍；第四戰區固守閩粵海岸；第五戰區防守山東及津浦路徐州地區。但戰事發展結果，國軍一潰千里，上述「方針」、「計劃」均未能得已貫徹落實。

上海失陷後，南京危殆。在討論南京的棄守問題時，何應欽認為：上海敗退後，七十萬軍隊元氣大傷；京滬防線瘡痍滿目，決戰條件已經喪失。在這種形勢下，在南京的戰略利益，要求避敵鋒芒，休整軍隊，以待時機。因此，他不同意在南京進行決戰性防禦，支持只作「象徵性的防禦」，以避政治輿論和爭取時間，掩護部隊的轉移與休整。

一九三八年一月，國民政府頒布《修正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何應欽為委員和總參謀長，仍兼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廿四日，他以高等軍法會審判長身分，判處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死刑，在漢口執行槍決。三月，國民黨在武昌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何應欽在大會上做軍事報告。接著他參與了台兒莊戰役的上層決策；四月，主持江防會議，指導徐州會戰。

徐州失陷後，何應欽主持制訂了武漢會戰計劃。他判斷日軍既佔京滬、徐州，必會

進攻武漢，以破壞我全國抗戰領導中心。他估計日軍會以陸軍十個師團在其海、空軍配合下，主力將循江而下，分進合擊，以一部兵力分別沿大別山北部經商城、羅山、信陽，威脅漢口以北之地；沿九江、陽新、大冶進發之敵，攻擊武昌之側背，企圖包圍武漢，消滅我野戰軍之主力。因此，軍委會確定之作戰方針是：以主力分布於武漢外圍，鞏固武漢之核心。利用大別山、九宮山、幕阜山、廬山等山脈配置重兵，預築堅固陣地，及沿長江兩岸、鄱陽、大冶等沼澤地帶，和在田家鎮、馬槽兩岸築構江防要塞，與敵作戰略上之持久戰。其他戰區亦應保持現有陣地，大規模發動游擊戰，牽制敵人，以達消耗戰之目的。但僅經過四個月的會戰，武漢仍陷敵手。

一九三九年三月至十一月，何應欽先後參與了指導南昌、隨棗、長沙和桂南會戰。同時，國民政府也對「防共、限共、反共」方面作了若干努力。因為聲言抗日的共軍，不遵軍令，不守節制，在各地自由行動，自由發展，吞沒友軍。

一九四〇年十月，由何應欽及白崇禧以正副參謀總長名義，致電朱德、彭德懷促其在一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作戰。中共不理，何應欽即令顧祝同派兵追擊共軍新四軍，即所謂「皖南事件」。

一九四一年三月，何應欽參與指導了上高會戰、晉南會戰、第二、第三次長沙大會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宣佈中國軍隊開赴緬甸協防。四月，指導羅卓英的遠征軍攻佔仁安羌。

五月，指導浙贛會戰。一九四三年二月，偕英、美代表由渝飛印，檢閱中國遠征軍，在新德里發表演說檢討戰局。五月，獲美國總統羅斯福授予他司令勳章及獎狀。同月，指導鄂西會戰。十月，獲青天白日勳章。十日同蔣中正與史迪威、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伯爵一起，商討軍事合作與對日作戰計劃，獲一等復興勳章。一九四四年一月，指導緬北會戰，獲一等卿雲勳章。三月，英皇喬治六世授予他二級軍師榮譽會員勳章。四月，指導緬北反擊作戰獲一等景星勳章。九月，指導桂柳會戰和貴州保衛戰。同月，與蔣中正、史迪威、赫爾利等人，商討中美軍事、經濟合作有關諸問題。

這年十二月，國軍統帥部，為聯繫盟軍，於昆明設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何應欽兼任陸軍總司令，接受美援裝備，整訓軍隊和負責西南各戰區的指揮。為適應爾後的攻勢作戰，他將陸總所轄的二十八個軍，八十六個師，及其特種部隊，共計七十一萬餘人，改編為四個方面軍，分別以盧漢、張發奎、湯恩伯、王耀武為方面軍司令，以杜聿明為昆明防守司令。

策劃長沙晉南會戰

部隊經過改裝和整訓後，戰鬥力有了較

大的提高。一九四五年二月，他飛赴緬北戰場，督師克復臘戍。四月，親自指揮了湘西會戰、桂柳反攻戰，制定反攻廣東的作戰計劃。

湘西會戰，日寇為保粵漢、湘桂二路安全，奪取芷江之空軍基地，於四月上旬集中八萬餘兵力，以邵陽為進攻出發點，採取分進合擊戰略，向湘西進攻。何應欽對日軍分路太多，兵力不足，易於被各個擊破的弱點，以及湘西地形險阻，易守難攻的特點，指揮第二方面軍湯恩伯之第二十七集團軍李玉堂的三個軍，第四方面軍王耀武的四個軍，以及第十集團軍王敬久的二個軍，採取攻勢防禦戰略，以主力位於新化、武崗間，擬與敵決戰。以一部守新寧、益陽、龍勝、城步，阻止消耗桂穗路之敵，保障主要方向作戰。以廖耀湘的第六軍空運芷江為總預備隊，預期在武崗—新化間將敵殲滅。四月中旬，敵人發動攻勢，分進合擊。何應欽指揮各方面軍，首先採取分別阻擊，逐次消耗敵人，待誘敵進入有利地帶，乃全力反攻，將分路進擊之敵各個殲滅。該役，共傷斃敵人二萬八千一百餘人，俘敵官長十七員，士兵二百三十名，馬三百四十七匹，大小炮二十四門，其他戰利品二十餘噸。

湘西會戰後，日寇自知戰力日減，戰志消沉，無力控制廣大地區，乃縮短防線，集中兵力，防止國軍反攻。何應欽卻趁湘西勝利之餘威，於四月下旬督令所部第二、三方

面軍迅速反攻桂柳，收復廣西，為反攻廣州創造條件。桂柳反攻作戰，日寇的兵力是五個師團及兩個旅團，共約十萬人，分布於桂林、柳州、南寧、龍州等要點，指揮官為其十一軍團司令笠原幸雄。何應欽在得到中美空軍的支援下，採取攻勢戰略，指揮張發奎部向南寧進攻，湯恩伯部向柳州逼進，爾後以兩個方面軍圍攻桂林。七月廿八日，攻占桂林，殘敵向湘境逃竄。戰役結束後，何應欽獲得羅斯福總統生前頒贈的金椰勳章。

還在反攻桂柳作戰期間，何應欽就策定了反攻廣東的作戰計劃。他以打通廣東之海口為目的，擬先奪取雷州半島，再分別進攻衡陽、曲江，滇南部隊牽制越北兵力，主力則沿西江流域東下，攻取廣州。桂柳反攻作戰一結束，他就將自己的指揮所移於南寧，指揮四個方面軍分向廣州和雷州半島進攻。恰在此時，日本無條件投降，反攻廣東作戰就成了和平接收。

中國戰區受日投降

日本宣佈投降，何應欽奉派為中國戰區受降最高指揮官。八月廿日，他飛抵湖南芷江。廿一日，派參謀長蕭毅肅接見日本投降代表岡村寧次之代表今井武夫，面交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致岡村寧次之中字第一號備忘錄，指示日本投降應辦理之一般事宜，廿五日，分電各受降指揮官，規定各地區受降主官、受降地點及日軍代表投降部隊長姓名，與

投降部隊集中地點等。同日，設南京前進指揮所，以副參謀長冷欣為主任。九月五日，他在芷江成立黨政接收計劃委員會，自兼主任，指導監視收復區黨政接收事宜。九日上午，在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大禮堂，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接受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無條件投降。降書內容九點，內稱：「自此以後，日本陸、海、空軍當即服從蔣委員長之節制，並接受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頒發之命令。」十月，他召見岡村寧次，詳示日軍投降後應照辦事宜，並面交中國陸軍總部軍字第一號命令，令其遵照實施。十一月一日，他飛赴越南河內巡視，十日獲勝利勳章。十七日，派第七十軍開赴台灣，開展接收投降工作。他負責接受日軍投降地區為中國、台灣、澎湖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共受降日本侵略軍總司令部一個，方面軍三個，軍團十個，師團三十六個，獨立旅團四十一個。受降兵力為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四十人，艦艇船舶一千四百艘，各種飛機一千零六十八架。另外，截至一九四六年四月底，共收編偽軍六十八萬三千五百六十九人，槍炮三十五萬七千二百五十四件。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後，中共掀起內戰，在淪陷區搶佔地盤，接收日軍武裝。東北地區因接近蘇聯，在蘇聯扶植下，佔了卅多座大城。何應欽見狀，派杜聿明率兩個機械化師登陸秦皇島，進而佔領山海關、

錦州等地。

一九四六年四月，何應欽任重慶行營主任。廿五日，獲法國政府榮譽十字勳章。六月一日，國民政府撤銷軍事委員會，成立國防部，何應欽被解除參謀總長及陸軍總司令職務，奉派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團團長。廿九日，他到達美國華盛頓，謁見美國總統杜魯門。八月，兼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十一月，訪問墨西哥，墨西哥政府贈予陸軍一等武功勳章。一九四七年一月，他應「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創始人布克曼博士之邀，赴加拿大尼加拉瀑布出席會議，並以「消除誤解，建立信心」為題，發表演講。四月，軍事參議院改組為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奉委為主任。

一九四八年初，國民政府準備召開行憲國大，選舉正副總統。當時何應欽還在美國，乃函告不競選副總統。三月，離美回國，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主席團成員。五月，就任翁文灝內閣政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

何應欽出任國防部長，內戰局勢業已逆轉，東北僅保有少數大城市，江淮大軍受共軍主力牽引，動彈不得。何應欽可說是受命於危難之際。七月下旬，蔣中正召集軍長以上將領一百二十餘人在南京舉行軍事會議，討論了三天。八月廿五日開始，他執行軍事會議決議「撤退東北，確保華中」。擬訂了一整套計劃。

十月十五日，瀋陽陷共，十九日長春不守，東北戰敗已成定局。廿日，他建議蔣中正撤下守東北的軍隊，確保中原半壁江山，擬訂了中原作戰計劃，他認為中原會戰將在徐州方面進行，而徐州「剿總」的軍隊分散在東起海州、西至鄭州的隴海路上，形勢不利，主張放棄一些城鎮集中兵力於徐州外圍。他根據共軍中原野戰軍向禹縣移動的情況，判斷中原野戰軍有協同華東野戰軍打中原大戰的可能。因而，主張以華中「剿總」的第二軍、第十五軍加入黃維的第十二兵團序列，在中原野戰軍主力北移之際，即進出周家口附近，依情況策應徐州「剿總」或華中「剿總」作戰。此時他還認為徐州「剿總」劉峙不堪擔當指揮大戰的重任，主張徐州和華中兩個「剿總」的部隊由白崇禧統一指揮，並命作戰廳連夜擬成方案，送北平請示蔣中正。

臨危受命長行政院

十月廿八日，何應欽召集會議，研究京滬不保時的應變措施。他提出：(一)政府應遷廣州；(二)政府應為軍政府；(三)縮減軍事機構；(四)調整軍事部署：(1)東北部隊應撤到華北；(2)華北部隊堅守唐山、天津、大沽口；(3)徐州「剿總」應以一部守備青島、海州，主力守京滬以南；(4)華中「剿總」守武漢、沙市；(5)西北部隊守隴中及陝南。十月廿九日，他召開軍事會議，對「徐蚌會戰」的方

針，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張，放棄隴海線上的城市，集中兵力於徐州、蚌埠之間的鐵路兩側，作攻勢防禦。後來由於蔣中正幾次變更計劃，大兵團未展布兵力，被共軍各個擊破。

前線失敗，後方動蕩。翁文灝內閣下台，何應欽也隨即辭職。徐蚌戰役徹底慘敗後，他灰心喪氣，曾一度到上海養病。

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中正宣布下野，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孫科內閣垮台，李宗仁要何應欽出來組閣。何應欽當上行政院長後，積極準備和談，他擬訂幾個和談方案，派代表團和中共協商。然而和談破裂是必然的，因為中共已強大的足以吞下全中國了。五月廿一日，何應欽實在幹不下去了，辭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的職務，並立即飛往台灣。不久，代總統李宗仁也去了美國，國民黨完全退出了大陸。

領導道德重整運動

何應欽到台灣後，歷任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戰時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經常率團出席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大會。一九七九年八月，他率代表團到瑞士的柯峯，出席那一年的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大會，會後訪問日內瓦、洛桑、西柏林、漢堡、維也納、巴黎、倫敦及哥本哈根各大都市。一天，他與隨從到維也納醉村遊玩。到時已是萬家燈火，各國觀光客陸續入村，村內露天酒座，非

常熱鬧。有小型樂隊，可供遊客點奏名曲，或與客人伴奏，維也納為音樂王國，無論男女老幼，都能高歌一曲。何應欽的隨從也情不自禁地唱了幾首中國歌曲，頓受觀眾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誰也沒有料到九十高齡的何應欽突然站了起來，一整西服領帶，對其隨從說：「看他們各國遊客，對我們如此欽慕，我來破例唱一支歌，藉以酬答他們的盛情。」等人翻譯後，他宏亮地唱起「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原來他唱起當年的黃埔校歌來了。接著又與隨從一起合唱岳飛的「滿江紅」，及至歌聲一止，全體遊客叫好聲、鼓掌聲、口哨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一九八六年四月，何應欽輕度中風，住院治療，自此即纏綿病榻，而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一日去世，享年九十八歲。

晚年，何應欽曾自言：「余生平行事，不矜不伐，無愧無作，但知服膺領袖，忠黨愛國，以盡我革命軍人之天職，其他非餘所計也！」他的養生之道為：「食不求飽，起居有節，不過分運動，不過分疏懶，最重要的是心志澹泊，知足常樂，行事要無愧於心。」

他去世後，國民政府曾明令褒獎。（王培堯撰）

艾德諾（一八七六—一九六七）

西德總理

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為前西德總理，二次世界大戰後，領導戰敗的西德由廢墟中重新站了起來。他首先領導西德人民擺脫「納粹」的意識型態，把西德人民變成自由人。繼而發揮日爾曼民族精神，重建德國，振興經濟，裨益民生。使西德由戰爭的凋敝中逐步復甦，人民豐衣足食。在政治上則依附西方自由世界，在美、英、法列強環伺下，重整軍備，建立了一支實力不弱的國防武力。不過，西德的軍隊不再侵略鄰國，而用以捍衛自由，防範共黨東德在蘇聯羽翼下蠢動，站在第一線，為人類的自由打前鋒。這些都是艾德諾對自由世界了不起的貢獻。

目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劍拔弩張，衝突隨時可能爆發，而成燎原烽火。使人不禁想起艾德諾。中國缺少這麼一位有遠見卓識的人物，難怪中國始終未能迅速復興。艾德諾在西德站穩腳步後，即訂下逐步東進的策略，要慢慢的瓦解東德共黨，完成德國統一。當時，東德兵強馬壯，軍力雄厚，盛氣凌人。而西德還得躲在西方列強的保護傘下，才能和東德接觸。然而艾德諾卻堅信西德將勝過東德，收服東德。事後的演變，果如其所料，東德在八〇年代垮台，由西德接收。雖然此時艾德諾墓木已拱，但他的高瞻遠矚，令人欽佩不已。

中國的「艾德諾」在那裡？對於解決海峽兩岸僵局，如有人提及東西德。最高當局

即以兩國情況不同，不能相比。其實世界上那有情況完全相同的國家。當局迷信「南進」、「東進」，就是看不見「西進」？老百姓「西進」？還要他「戒急用忍」。回頭看一看艾德諾，誠令人有「中非西比」之嘆！

艾德諾於戰後的一九四九年起出任西德總理，於一九六三年退休。西德在他領導下，拾回失之的國家主權。他領導國人刻苦努力，短期內卒致西德經濟復甦，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西德馬克成為國際強勢貨幣。他更重建西德軍力，使之在短期內成為西方陣營中的要角。輝煌的政績，傲人的成就，把他推向歷史高峯。艾德諾領導西德十四年後，於一九六三年以七十三歲的高齡退休。

在總理任內，艾德諾把西德帶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歐洲議會（The Council of European）、歐洲煤鐵組合（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及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Common Market），他和西德列強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同時承認德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反猶的罪行，給予猶太國以色列巨額的戰爭賠償，追究虐殺猶太人前納粹頭子的刑責，獲得以色列的諒解。他又於一九六三年和法國總統戴高樂簽訂德法合作協定，化解了德法兩國數百年來的宿仇。

作為一位總理，艾德諾是強勢領導，他把閣員視同部屬而非同志，為了貫徹他自己的意志，他用命令式的權威領導，而非協商

性的通告。他的強勢領導，帶來西德政府的高效率和高成果。不過，到了他領導的後期，他遭致自己所屬的基督教民主黨黨員同志及反對陣營的雙重批評和攻擊，但他堅持到底，毫不退縮，直到自行宣布退休。

艾德諾於一八七六年生於科隆，青年時期曾在費里堡、慕尼黑及波昂讀大學，卒成爲一名精通法律的律師，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三年擔任科隆市長，二次大戰期間因爲他反對德軍外侵，數度被納粹關進監獄。

二次大戰後，盟軍佔領德國，艾德諾被盟軍總部任命爲科隆市長。但在一九四七年艾德諾當選爲基民黨黨魁，在制訂西德戰後憲法時，他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憲法制頒後，他即被推進西德政治核心。

一九四九年西德舉行首次民主選舉，基民黨大勝。艾德諾遂順理成章的變成西德總理，以新視野領導德國邁向新境界，創下繁榮興盛的西德。到了一九六六年，艾德諾自感年華老大，自行退休。基民黨選擇他的副總理艾哈特（Ludwig Erhard）繼承他的總理職位。（劉先軍撰）

顧孟餘（一八八八—一九七二）

留德期間入同盟會

顧孟餘原名顧兆熊，字夢漁，後來改爲孟餘，以字行。河北省宛平縣人，原籍爲浙

江上虞。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於北京。一九〇五年入北京譯學館讀書，習德文。次年，赴德國留學，先入萊比錫大學習電機工程，不久轉入柏林大學研讀政治經濟學。留學期間加入同盟會，在海外從事革命活動。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民國肇建，顧孟餘由柏林大學畢業，乃專程回國，經上海轉往南京。是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總長，發表顧孟餘爲司長，但他沒有到職。

同年春天，顧孟餘和留德時的女同學廣東籍的增瑛夫人結婚，由蔡元培福證。到了同年七月，蔡元培因不滿袁世凱專權，辭職離開北京，並於九月攜眷赴德國，顧孟餘隨行，同往歐洲。

一九一三年六月，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聲討袁世凱，蔡元培和顧孟餘回國參與倒袁革命，不幸失敗。同年九月，蔡元培又往巴黎，顧孟餘則留在上海，不久，再轉往北京居住。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因帝制失敗憂憤而死，蔡元培於十月由歐洲歸國，十二月，被任命爲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顧孟餘應邀擔任北大教務長，後來又兼任德文系主任及法學院經濟系主任。

反袁帝制遭到通緝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顧孟餘任職北京執行部。次年三月，國民黨展開反對

北洋政府的革命運動，主張驅逐軍閥，還政於民，顧孟餘身爲北京國民黨重要幹部，遭北京政府通緝，乃繞道外蒙首府庫倫（今名烏蘭巴托），經海道南下廣州，於十二月一日出任廣東大學校長。一九二六年元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顧孟餘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是年六月，辭去廣東大學校長一職，十月，就任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副委員長。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發生寧漢分裂，由武漢方面操縱之國民黨二中全會在漢口召開，次日，改選中央常務委員、中央黨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作爲汪精衛手下大將的顧孟餘當選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並當選爲中央宣傳部部长。三月，武漢中央組織「中央土地委員會」，顧孟餘和徐謙以及中共黨員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等同被推舉爲委員，但顧孟餘當時人在上海，不在武漢，也沒有到會，上述各職均爲武漢中央硬派任的頭銜。顧孟餘因對史大林指使中共以「土地革命」爲幌子，煽動農民，奪取國民革命領導權的陰謀非常瞭解，極力反對毛澤東執行史大林路線，暴力進行「土地沒收」，乃在是年三月二十二日漢口出版之中央日報上發表「蘇俄的政治航線與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航線」一文，揭發蘇俄企圖赤化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陰謀。同年六月六日，顧孟餘和汪精衛、譚延闓、徐謙、孫科等人由武漢赴鄭州，會晤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舉

行鄭州會議，商討反共問題。六月十九日，馮玉祥在徐州會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公開表明反共，不贊成武漢方面的意見，使武漢所謂「中央」澈底崩潰。

明辨是非知所進退

一九三〇年前後，顧孟餘在上海創辦「前進」雜誌，以「公孫愈之」為筆名，發表了若干文章，其中一部分討論農民問題，係從理論到實際上，批判所謂「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之說，揭穿譚平山、鄧演達等製作的「土地調查」假面目。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身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張人傑等二十六人集會決定，為應付國難，特設「中央委員駐滬辦事處」，推顧孟餘、孫科、李宗仁、孔祥熙、吳鐵城、薛篤弼為常務委員。是年二月九日，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

任命顧孟餘為鐵道部部長，其實那個時候鐵路南起廣州北至武昌，早已兩端停工，歐戰起後不久，北段因英國庚款用罄，僅由武昌通至湖南株州，其餘路段停工。南端為商辦，亦以工款不濟，由廣州通至韶關而無法再進。中間株州至韶關（簡稱株韶段）長達四百五十餘公里，停工十餘年。顧孟餘鑒於該路對國家軍經建設之重要，乃於是年七月十八日，由鐵道部與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訂立借用中英庚款總契約，使為數五百萬英鎊之鉅額工款，可以隨時撥用，並調原隴海鐵路局長凌鴻勳南來主持修建，使株韶段於一九

三六年四月如期完成，粵漢鐵路從此全線通車。顧孟餘在鐵道部長任內，京滬、津浦兩路局每月有一筆為數可觀的金額作為鐵道部長特支費，他以此款資送部內人員出國深造，自己未動用分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行政院長汪兆銘辭職，蔣中正繼任，張嘉璈任鐵道部長，顧孟餘改任交通部長。一九三七年三月辭職。

作為汪精衛政治夥伴及密友的顧孟餘，對國家的忠誠卻與汪精衛大相逕庭，他明辨是非，知所進退。一九三八年四月，汪精衛任國民參政會議長，顧孟餘為參政員。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某由重慶潛赴越南河內，投靠日本，二十九日發表「艷電」通敵求和，並計劃前往南京組織偽政府，顧孟餘在香港苦勸多日無效，乃與汪精衛分道揚鑣，由香港轉往重慶，加入抗戰行列。

出任中央大學校長

一九四一年七月，奉命繼羅家倫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顧孟餘主持中央大學，為時僅兩年餘，頗有建樹，對中央大學日後的發展，留下深遠的影響。到任後，他力謀擺脫經濟困境，曾想盡辦法籌措資金，改善教學和生活設施，重建圖書館，添建學生宿舍，把原來的大統艙裝隔成八人一間的並列成排的宿舍。並在重慶松林坡南新修成一座能容三千餘人的大禮堂。後來因與當局意見不合辭職，一九

四三年春不顧沙坪壩校本部兩千多學生徒步到歌樂山山洞林園國民政府主席官邸請願挽留的摯情掛冠而去，卜居歌樂山。

顧孟餘儀容端穆，不苟言笑，但做事有魄力。當他到中大到任的第一天，全校師生引領翹望，急切的想看個仔細，他給人第一眼的印象是莊嚴、高傲，是一位頗有威儀的長者。到任後處理校務和同事洽談公務，甚少涉及私事，被人誤認為太驕傲、高不可攀。的確他的性格略嫌高傲，但是他的胸襟開闊，氣度恢宏，內心深處有濃厚的愛心和同情心，和他相處久了，就會發現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顧孟餘的生活，嚴謹有規律，不常參加應酬，甚少找人聊天。對「同學」「同鄉」的觀念較為淡薄，對「同學會」「同鄉會」的組織，認係帶有封建意味，向來不加倡導，人們對他的籍貫和學歷也很少談到。

顧孟餘用人唯才，沒有固定班底。他到大中接事時，曾有意延攬谷正鼎出任總務長，嗣以谷正鼎在西北所任職務至關重要，無法脫身，乃改請經濟系教授吳幹任總務長。此外，只帶主任秘書、工務組主任及出納室主任二、三人到校。

顧孟餘當校長辦公時間與眾不同，他每天上午九時前到校辦公，下午一時許返家，除有特殊事故外，午後即不到校。因此，有人認為他祇辦公半天，未免貽誤校務，實際上工作效率反而提高，成效卓著。因為他在

辦公室，從不浪費時間，作無謂的應酬，認真的與有關人士研商問題。一些重大複雜的問題，必須詳加考慮，他就將相關文件帶回家，再經過慎重研究後，始予批示。他利用家居的清靜時間，得以理智與深入的思考，自能獲致明智而正確的解決方法。

任事魄力令人崇敬

他極重視時間，不喜和人閑談聊天，亦不四出拜訪別人，爲了各院系有關教學方面的意見，可相互溝通，決定在辦公廳對面的山坡上搭建四間小茅屋，擺設簡單的竹桌椅，略備茶水及清粥小菜，分批邀請各院系教授聚敘。每週舉行數次，每次邀請二十餘人，不拘形式，不限題目，只是隨意交談，盡情發表有關校務的高論。他對各方提出的問題及改進的意見，非常注意，均交有關單位切實研究辦理，其有實際困難者，亦由單位主管與有關院系負責人直接洽商，務期獲得補救辦法而後已。以此各方意見均能貫徹溝通，而甚少紛爭。

抗戰時期國立大學普遍經費短絀。中央大學位處戰時首都，設備卻較完整，教授爲各方之精英，爲青年學子嚮往之學府。是以每年畢業生雖僅數百人，招收的新生則有千人之多，而學校又須供應學生住宿，以致每年暑假期間，必須趕建大批教室和宿舍，以備開學後應用。一九四二年暑假，增建校舍的臨時費遲遲未能發下，而各項工程又不能

停頓，遂不得不挪用經常費，以致教職員的新薪無法按時發出，總務長及出納主任急得團團轉。會計長閻鴻聲建議，請他與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談談，問題自可解決。但他笑笑說：「我不是猶太人。」高傲的氣質，無意中表露出來。閻鴻聲再建議以其名義函孔兼部長設法救急，他勉勉強同意了。可是翌日卻要閻鴻聲持函去訪晤財政部次長兼中國農民銀行總經理顧翊群，顧翊群見公文下方的「顧孟餘」三字，立即說：「顧孟餘」是我最敬仰的人，於是二話不說，立即用電話請農民銀行重慶分行借墊十萬元，解決了燃眉之急。顧孟餘的人望可見一般。

抗戰期間，資源匱乏，一般人生活艱困，大學教授亦然，於是許多家庭主婦，只得外出工作，以貼補家用，因而教授們也要分擔部分家事，連帶的不免影響教學。先是有些教授因家務纏身，將實驗課程交助教帶學生去做，逐漸的形成一股風氣，一般教授都不上實驗課程了。顧孟餘到校後，對於這種習氣，頗以爲憂，他確知課堂中的實驗，不僅不容忽視，且遠較空口講授爲重要。爲提高理工學院學生知識水準，設法矯正教授不上實驗課的惡習，確屬當務之急。

一九四二年春天，有學生向顧校長抱怨課堂中的實驗，由於教授不臨場指導，做的非常馬虎，學生甚難獲益，其中有物理系學生指出系主任周同慶教授經常不到場指導。

周同慶爲當時物理學界權威，學有專長，教學原極認真，素爲同學所擁戴，亦爲全校職員所敬愛。可是於學期終了，換發新聘書時，顧孟餘乃依據不領導學生作實驗，解聘周同慶。

解聘之事一經提出，立遭理學院院長孫光遠激烈反對，教務長童冠賢亦極不贊成，接著就有不少教授紛紛說情，物理系學生更推出代表要求續聘周主任。校內一般的輿論，亦都認爲不領導學生作實驗，已爲公開的事實，並非周同慶主任一人之過，獨予處分，顯欠公平。甚至有人憂慮解聘周同慶主任恐將釀成學生罷課風波，然而顧孟餘爲糾正不重視實驗之不良習氣，縱對周同慶教授作了不公正的決定，亦屬值得，於是堅持不續聘，並公開宣告嗣後凡不領導學生作實驗課程的教授，無論何人一律解聘。

不過，解聘決定後，全校學生莫不感到興奮，物理系同學雖惋惜周同慶離去，但對學校當局重視實驗的措施，極表支持。果然，由於他堅毅的斷然作風，立即樹立重視實驗的風氣，不僅教授都親臨指導，而學生學習的精神亦大爲提高，學習效果亦非同日而語。

一九四二年秋季，中大新學期開學，各院系掀起迎新晚會的熱潮，爭用大禮堂，發生了一場爭奪糾紛，師範學院教育系和工學院電機系爭取同一時間使用，教育系搶先一步，獲得訓導處許可，但電機系同學頗不服

氣，就在教育系迎新晚會開始後，發揮所學專長，將大禮堂電燈的外線剪斷了，因而爆發一場風波。

本來是學生間的爭執，竟演變成院系糾紛，訓導處雖出面協調，但院系間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爭議無法平息，最後不得不提請校務會議商決。在校務會議中，先由訓導長周鴻經報告核准教育系同學使用大禮堂及未核准電機系同學申請之原委，以及兩系同學釀成糾紛的經過詳情後，教育系主任常導之深為教育系同學鳴不平，痛責電機系同學剪線行為之不當。電機系主任陳章又極力為該系同學辯護，並指責訓導處措施失當。繼之師範學院院長許恪士亦為教育系同學抱屈，請整肅校規，嚴懲肇事學生。工學院院長楊家瑜又為電機系同學洗刷，諉責於訓導處。於是舌槍唇劍，爭辯不已。主席顧孟餘則靜坐聆聽各方之辯駁，面色凝重，漸感不耐，乃肅然起立，制止各方發言，鄭重表示：「大學為研究真理、發揚正義、明辨是非之最高學府，諸位都是領導學生從事研究真理之人，可是我剛才聽到諸位發表的意見，竟都不顧事實，曲意為自己院系的學生辯護，很令我失望，也很為當前大學教育的發展前途而感到憂心！要知道諸位都是國立中央大學的教授，並非某院某系的教授，理應站在學校整體的立場，對問題詳加分析，對糾紛仔細查證，然後尋求一合理的解決方法，怎可私心自用，完全置事實於不顧，而各逞狡

辯之能？」當時大家聽了顧孟餘義正詞嚴的指正後，都面面相覷，默不作聲。於是顧孟餘又繼續說：「現在事實已全盤明白，不必再浪費時間，就由我作一決定：(一)今後大禮堂只供公眾集會及學術研究之用，對於同鄉會或同學會等無關學術之會議，一律不准借用。(二)訓導處既已核准教育系學生舉辦迎新會，應許其補辦一次，下不為例。(三)電機系學生如再搗亂，則一系學生鬧事，開除一系鬧事，開除全院，重新招生，我負責任。」一場鬧劇，就這樣落幕了。

不料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顧孟餘飽受流言中傷，憤而辭職，立即不再到校辦公。消息傳出，全校師生震驚，學生自治會徇同學要求，發起簽名挽留運動，隨後全體一千多同學列隊徒步前往山洞顧公館面遞挽留書，雖經各方極力勸阻，並明告顧氏已遷他處，但同學們仍堅持原計劃，於是浩浩蕩蕩的大隊伍行動了。

國民政府感於事態的嚴重，深恐影響陪都的安定，乃決定由身負國家大計並兼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委員長親兼校長，由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任教育長，代表主持教務，風波始漸平息。

晚年返台曾任資政

一九四八年，政府推行憲政，選政於民，地質學家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院長，顧孟餘

被任命為副院長，但他沒有到任。次年四月，大陸剿共局勢危殆，國民政府遷往廣州，顧孟餘避居香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派其公使克拉克到港，訪晤顧孟餘，詢問當年國民黨為何要聯俄容共？顧孟餘答道：「當年國民黨為打倒北洋軍閥，希望求得外援，而英、美非但不予援助，反而支持北洋軍閥，國民黨在無可奈何之情況下，乃採行聯俄容共政策。黨的政策，是依據革命形勢與國家需要而決定。」後來，顧孟餘為鼓吹反共，在港創辦「大道」雜誌。又參與籌設新亞書院及友聯出版社，以直接間接方式濟助大陸陷共後流亡香港的知識份子。其時，香港有所謂以美國為背景之「中國民主戰鬥同盟」，有中共同情者及其同路人，環境日趨複雜。

顧孟餘憂讒畏譏，乃偕夫人離港赴日轉往美國，居加州柏克萊，擔任美國國務院設立之「中國研究中心」顧問，繼任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顧問。當時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請其口述回憶錄，作日後研究資料，為他所拒。

一九六九年七月，顧孟餘攜夫人由美國返回台灣，受聘為總統府資政，定居陽明山，不過，那時他已患帕金森症，由他的學生前考選部長李壽雍介紹台北名醫吳盛昌替他治療，逐漸轉佳。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病況復發，住進榮民總醫院，終以年老病弱，於六月二十五日病逝，年八十四歲。（龔祖

遂撰)

克里孟梭 (一八四一—一九二九)

法國總理

克里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 為一次大戰時期著名的國際政治家，有法國「老虎總理」之稱。(Tiger of French) 曾領導法國度過一次大戰中十分艱困的處境。

克里孟梭一八四一年九月廿八日生於莫里昂，及長，入學讀書後成績優異，中學畢業後考進巴黎大學醫學院，畢業後成了一名醫生，他的醫術及醫學知識不久即成法國醫界的翹楚。當時，美國醫學尚屬處女地，慕名聘他到美國任教。他在美國教了幾年書，最大的成就是娶了一位美國女子為妻。一八七〇年左右他回到法國，出任孟瑪瑞市的市長，這個地區是巴黎屬下的一個地區，任內協助法國對抗德國，當時德法兩國正為爭奪法德邊界的馬爾薩斯及洛林兩個地方，長年戰爭不休。

一八七五年法國第三共和成立，頒佈新憲法，成立國會，克里孟梭被任命為副總理。在這段時間內法國的工商業突飛猛晉，國力大增，短短的十餘年，躍居歐洲強權。開始派遣軍隊向非洲及亞洲開拓殖民地，和其他列強一樣在貧窮落後地區劫掠殖民，中部非洲及南亞就在那個時候落入法國人的掌握。

在本土法國和世紀的宿仇德意志也時有爭執，自拿破崙於一八六〇年代慘敗於滑鐵盧之後，法國始終視為奇恥大辱，要報一箭之仇。由於內外多事，法國第三共和政府需要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於是克里孟梭於一九〇六年登上總理寶座。這時，德、法兩國為殖民地時生齟齬，各自擔心對方攻擊。一九〇七年法國和蘇俄結盟，締結垂波里條約，增強軍力，準備應付戰爭，這些措施均在克里孟梭主導完成。

一九〇九年克里孟梭辭去總理職。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入侵法國，法國和她的盟國起而對德作戰。這是首先的全球性的大戰，數以百萬計的法軍和盟軍軍人戰死沙場，上千萬的法國平民流離失所，歐洲人首次看到戰爭的殘酷和可怕。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進尾聲，克里孟梭重膺重任，出任總理。這時，他已七十六歲，但卻是強有力的領導，所有的閣員都對他俯首聽命，以他的意志為意志。他高呼的口號：「我要戰爭！」這口號使他贏得「德國老虎」的稱號。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他主導巴黎和會，組成國際聯盟。堅持法國自德國手中收回萊因河西岸的土地，就是法德爭執的焦點阿爾薩斯和洛林兩地，種下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種，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戰初起，德軍第一個進軍的目標就是這兩個地方。

一九二〇年，年近八十的克里孟梭以在

職總理之尊，出馬競選第三共和的法國總統，結果敗給達赫納 (Paul Deschanel)，選敗後只好辭去總理職位，黯然下野，下野後，即悠遊林泉，直到一九二九年才因病去世。(蕭行易撰)

周一夔 (一九〇七—一九八七)

南京市地政局長

行政專科學校校長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

台大、政大、東海大學教授

周一夔字序生，福建省建陽縣人，一九〇七年生於杭州市，一九八七年因患急性肺癌管癌，八月二十三日病逝美國，享年八十歲。

先世耕讀傳家，經營林木，與南洋各地有航運往來，到祖父一代開始在朝做官，曾任浙江知縣、知府。民國成立後，退隱還鄉。

父親周仲平，留學日本，回國後為清末殿試翰林，一九一三年任國會議員，後任福建省立法政學校校長、省議會秘書長、教育司長等職。母親黃仲衡，嫻淑慈祥，生了周一夔、周一凱及女兒周一政以後，早年病逝。

幼年時受父親教導，讀了不少經史詩書，又接受新式教育。中學畢業後，到南京入金陵大學就讀，因為反對基督教，使校方不

滿而遭退學，於是轉入國立中央大學前身東南大學，一九二八年六月自中央大學第一屆政治系畢業，後由福建省政府資助，赴美國留學，攻讀土地經濟。

學成歸國，應政治大學前身中央幹部學校聘請，教授統計學，著有「統計學概論」一書。後任賑災委員會籌賑科長。一九三一年迎養父親弟妹住南京。當許世英出任駐日本大使，邀請擔任機要秘書，於是隨往日本。

一九三七年因「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大使館關閉，下旗回國，隨許世英赴湖北漢口，負責難民撤退工作。由於戰事危急，轉往重慶，歷任賑濟委員會處長、主任秘書兼中央設計局社會組召集人，並兼任國立重慶大學統計系授課。對日抗戰時期後方物資短缺，生活費用日增，夫婦兩人每月收入，按時匯款上海，奉養父親及供給周一凱弟弟學費，克勤克儉，勉強可以維持生活。

不久他父親在上海病逝，因戰亂未能侍疾送終，感到非常悲傷。隨後他的幼弟一凱轉來重慶，並幫助完成大學教育，後來參加高等考試，以優等獲選，相繼就業完婚，他對幼弟能有這樣的成就，很感安慰。

一九四五年我對日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中央政府還都南京，他應南京市長馬超俊邀約，出任南京市地政局長。不久沈怡接任南京市長，他仍任原職，處理收復後地籍整理，發換所有權狀，完成下關土地重劃，嚴正

不苟，管理部屬甚嚴。任南京地政局長三年卸職兩袖清風，因物價飛漲，生活甚感困難，得在上海經營紗廠的同鄉贈船票六張，派克自來水筆一枝，於是攜眷前往台灣。

當時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紹良電召邀約飛閩，夫人也率兒子乘船前去，朱紹良要他擔任財政廳長，周一夔堅持不就，後來改聘為專家顧問。沒有多久，共軍迫近福州，於是隨省政府撤退差船又到台灣，借住前南京地政局科長沈時可家中。後經中央大學校友李崇年介紹，覓得一空屋棲身，汝劭、汝吉、汝文三個兒子分別入學，友好湯惠生委託審查若干有關地政土地文件，夫人周曹琛則到省民政廳擔任統計，生活始告粗定。

一九四八年台灣省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實行「三七五」減租政策，即地主得土地年收入的百分之三七點五，農民得六二點五，成立「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被聘為委員，並主持其工作。

教育部為安排一群逃離大陸來台的流亡學生，由台灣省政府設立行政專科學校繼續學業，也是為了培育國家行政人才，周一夔被聘為地政科主任。後來因校長辭職，接任校長，由於校譽日升，學生人數激增，專科學校改名為省立法商學院，又籌設夜間部，使專校畢業生有機會補修學分，獲得學士學位。

法商學院不久與台灣省立農學院合併，改為國立中興大學，他繼續擔任法商學院院

長，在負責行政職務期間，均兼授課，並在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及私立東海大學兼課。

周一夔對都市發展、土地利用、都市計畫等方面有深入研究，著有「都市計畫講話」，又向教育部申請設立都市計畫研究所，授碩士學位，並倡議成立中國都市計畫學會。他為了能多有時間從事研究，辭去院長職務，專任教授，兼任經濟建設委員會顧問，參加由聯合國派來都市發展方面的專家所組成的「都市及住宅發展小組」，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以專家身分參與房屋計畫工作，行經二十七州，提供甚多意見。又經常代表政府出國參加學術會議。

一九七二年年屆六十五歲退休，改任兼任教授，兼經設會顧問，一九七六年辭去經設會顧問與教職，到美國就養定居，專事寫作，與教育部國立編譯館訂約，編著大學參考用書，「人類環境學」、「都市經濟學」、「能源概論」及「美國總統列傳」等，先後出版。

周一夔旅居美國加州十多年，每天讀書寫作，一九五四年蒙聖靈感動，澈底悔改，信仰基督，故到美國後參加華人教會，在多處有講臺服事，常向中國僑胞傳福音。他每天定時靈修禱告讀經，生活起居有規律，心情愉快，為人謙讓淳厚，一副書生本色，未料於一九八六年患急性肺氣管癌，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逝世。（趙淑德撰）

蘇鄉雨（一九〇一—一九八六）

台大哲學系主任
台大圖書館館長

台籍子弟回歸大陸

蘇鄉雨原名蘇維霖，以字行，一九〇一年生於台灣省新竹北門沙崙，為當地望族。祖父及父親均曾熟讀古籍，富有民族思想。

出生後的蘇鄉雨，已是日本殖民地下的次等國民，受日本人不平等的待遇。少年時期，就讀「台灣私立商工學校」，飽受日籍教師的歧視，滿懷憤懣，在父兄支持下於一九二〇年離台，返回祖國上海，考入暨南學校就讀（後改制為國立暨南大學，專收僑生），廣泛吸收中華文化知識。三年後，已具相當基礎，乃隻身前往北平，考入北京大學預科，苦讀兩年後，升入北大哲學系，一九二八年畢業，原擬赴法國深造，遭家人反對而未去成，乃留在大陸就業，先後任教於暨南大學附屬中學及北平大學附屬中學。一九三五年東渡日本留學，入東京帝國大學深造，主修心理學，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學成回國，即逢「七七事變」，抗日戰火盪起，蘇鄉雨跟其他中國人一樣，投身到抗戰救國的行列。

一九三〇年，蘇鄉雨任教北平時，和河北省磁縣籍的薛世芳結婚，家住北平。抗戰

開始後，日寇進逼北平近郊，迫使守城的國軍宋哲元部撤出，日軍未經戰鬥，即進駐北平城，使北平頓成死城。蘇鄉雨不得已，攜眷化裝逃出北平，前往天津，又從天津搭輪船到達山東煙台，再搭長途汽車到濰縣，改搭火車到濟南，由濟南再搭車西行到鄭州，再由鄭州搭平漢鐵路北上到達河北省磁縣的岳家，跋涉數千里，沿途搭輪船，擠火車，擁擠不堪，寢食難安，經歷真如人間地獄。

由於日軍南侵，戰火逐漸燒到磁縣，蘇鄉雨乃和岳家十餘戶人家南遷河南中部許昌附近的臨潁縣，在這裡蘇鄉雨飽嘗中原淳厚的民風，他們招待難民親切溫暖，不收房租，更由於他的岳伯父是一位舉人，當地的一位貢生，還把正房騰出讓岳伯父住，三餐供給米糧，臨走還送盤費，重道尊師，表露無遺。

參加台兒莊大會戰

在臨潁縣居住時，蘇鄉雨決定投身軍旅，參加抗日，經友人介紹出任孫連仲集團軍下轄的陸軍第三十一師，充任師長池峰城的顧問，親身參加了台兒莊大會戰。由孫連仲任總司令的這個集團軍，下轄除三十一師外，還有卅師及廿九混成旅。所有的部隊當時都在河南南部武勝關一帶做防禦工事，卅一師的師部設在雞公山下省立河南大學農學院的一所辦公室，前面有池塘，背後靠山岡；風景幽美。這所辦公室有屋子三間，中間是

客廳，左右兩室，池師長住右室，蘇鄉雨和康副師長住左室，他岳家和眷屬由師長派人接到雞公山來住在民房裡。雞公山距漢口不遠，風景美麗，是有名的避暑地，山上洋房羅列，有如臺灣臺北的天母。武勝關是湖北進入河南的軍事要地，動員一師和一混成旅的兵力做防禦工事，規模相當大，由德國的軍事顧問負責指導的。每做到一個階段，顧問便集合連長以上人員加以說明，由翻譯官翻譯。這個防禦計劃訂有專冊，放在客廳桌子上面。蘇鄉雨每次看到這冊計劃，心裡非常感歎，中國人太不重視機密了，這樣重要的文件，假如被人偷走，軍事上的損失多麼大。

有一天，三十一師突奉令開赴洛陽，構築防禦工事的任務交給滇軍盧漢所率的陸軍一八三師及一八四師接替。部隊到達新鄭後，突又奉緊急命令開赴魯南台兒莊，部隊遂由鄭州直赴魯南。台兒莊距戰略要地徐州不遠，在台兒莊和周村兩地，雖不是縣，卻都有城，規模不大。台兒莊的北門外有一條小河。這時，莊內由日本關東軍的磯谷師團駐守，磯谷師團是關東軍的精銳，要正面和他作戰，不難想像是一場苦戰。攻擊開始時，恰有一個老嫗爬過來告密，說敵人的彈藥存在東門內的東嶽廟，我軍的炮火遂向東嶽廟集中射擊，而大刀隊則由北門爬城攻擊，池師長在北門外的小河架橋，由大刀隊把守，我軍退者格殺勿論。戰鬥非常慘烈，到了午

夜，敵軍不支，陷入混亂，黎明時分開始退卻，遭我軍殲滅性的襲擊，幾乎全軍覆沒。勝局確定後，天已大亮，蘇薌雨隨軍進入台兒莊，發現城內到處是頹牆斷垣，餘燼未熄，城裡未死的只剩一條狗和一名婦女。這場大勝仗，史稱台兒莊大捷。

這時候中央政府已遷武漢，軍事委員會總政部亦組織了龐大慰勞團，由政治部主任率領，到台兒莊慰勞。團員二十幾名，都是教育文化界知名之士，其中有郁達夫與盛成中等人。郁達夫酒量真大，在徐州大同路一家飯館接受池師長歡宴的時候，乾了四十杯紹興酒。

可是正值各地歡慶勝利時，敵人乘我不備，偷偷的從魯西大迂迴，切斷了我軍的退路，結果魯南和蘇北一些地方都淪陷了。勞軍團回漢口的時候，池師長派蘇薌雨陪送離開魯南，不然，他就和他人一樣，死於敵人殘酷之手了。

任職中宣部日本科

到達漢口後，蘇薌雨也離開了陸軍第三十一師，恢復平民身分，經友人介紹進入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日本科工作，當時中宣部由董顯光任部長，曾虛白任國際宣傳處長，日本科科长則為崔萬秋，科裡有十多位工作同仁，其中四人集中在漢口江海關後面的一幢高樓內收聽日本廣播，蘇薌雨是四人之一。他們要從廣播中知道日軍從什麼地方和

什麼方向前進，有時亦收日軍隨軍記者自戰地打回本國的長途電話，瞭解綜合消息，每天工作由下午三時開始，夜裡十二時停止，收得的廣播，逐條立時翻譯成中文，全部翻譯完了之後，立刻付印，訂成小冊子，軍政部每天於午夜二時派車來取回。每天的工作，要等軍政部派車來取小冊子之後才結束，然後回宿舍睡覺，蘇薌雨是專擔任翻譯。每天白天睡覺到正午十二時，才起來吃午飯。休息不久又要工作，十分辛苦，但是想到「抗戰第一，勝利第一」，他就忘記了辛苦。一九三八年十月，敵軍已迫近武漢，政府遷往重慶，漢口十分淒涼，到了廿日聽廣播之事才奉命停止，遷往湖南衡州。他們離開五日，漢口就淪陷了，時為十月廿五日。

蘇薌雨獻身抗戰，不能帶著家眷，他的眷屬原住在河南雞公山，後來靠立法委員錢雲階幫忙，遷到湖北武昌。在武昌住了一段時間，又遷到湖南湘潭，再遷到零陵，零陵就是永州，為唐代草聖懷素的故鄉，盛產芭蕉樹，據說懷素是用芭蕉葉練字的。在零陵不久，突由衡州轉來軍令部的命令，要蘇薌雨赴四川重慶，不准帶家眷，他只得拋家別子，轉赴衡陽，再登車經廣西、貴州，越過崇山峻嶺的西南公路，抵達重慶。

收聽廣播研判敵情

在重慶，蘇薌雨仍操舊業，收聽日本廣播，但因日機空襲，常常躲警報，日機大舉

轟炸重慶，蘇薌雨躬逢其暴，親見屍體滿街，血流成河，殘暴惡行，令人髮指。戰後，蔣中正總統以德報怨，蘇薌雨憶及慘景，深覺失之寬大了。

在重慶工作了一段時間，蘇薌雨又經友人介紹轉到江西省戰區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乃離開重慶，搭飛機往桂林，在桂林遇到老友盛成中，遂轉任廣西省政府參議。這時候，廣西廣播電台正建築竣工，廣西綏靖公署牢獄內有幾十名日本俘虜，正想利用這些人作對日廣播，盛成中對省主席黃旭初建議，留蘇薌雨在桂林，從事對日廣播工作。他即接受省政府參議的聘書，開始工作，每日寫一篇日文，提出一名俘虜出來念，工作做得相當起勁，不多久，敵機轟炸桂林，把這座電台炸平了，他又把電台遷建到山洞裡去，照做對敵廣播。

任教國立廣西大學

不久，蘇薌雨又由盛成中介紹轉到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工作。該學院原設在無錫，因抗戰播遷廣西，設在桂林六和路，院長高踐四，原為暨南學校高科主任，蘇薌雨曾是他的學生，見面相談甚為投契，遂出任教育學院教授兼國民中學教員訓練班主任導師，學員多為現任中學教員。少部分招來的大學畢業生，辦得有聲有色。一九四一年，江蘇教育學院奉命和重慶國立白沙師範學院合併，遷往重慶。高踐四院長奉派接任國立廣西大

學校長，留蘇薊雨在廣西大學任教，廣西大學設在桂林郊外良豐，良豐原名雁山別墅，或西林公園；是岑春煊的別墅，後來捐給廣西省政府充作廣西大學的。園內庭園樓閣，佈置得秀麗堂皇。庭園桂樹成行，水流其間，秋間桂花盛開時，芬香撲鼻；樓閣右邊有一棵大紅豆樹，開花結實滿地紅豆，左邊有兩棵丹桂，開的花是朱紅的，一樣的清香。園內增蓋有教室，教員宿舍和女生宿舍，整個環境，說是大觀園，亦不過分。樓閣則充校長辦公室。

大學設有文、法、工、農四個學院，文、法兩學院在園內，工學院在園外，是名人馬君武擔任校長時建築的，規模相當宏偉。農學院在柳州沙塘。高踐四校長接任時帶蘇薊雨同往，世人說，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實，桂林到處奇峰突起，遠觀非常奇突，近看卻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是一大堆石頭山。高校長是一位力行者，他把廣西大學整理得井井有條，廣西省當局對他非常欽佩。可惜操勞過度，不幸死在任內，由廣西人李建華繼任。

蘇薊雨任教廣西大學時，同時兼任廣西建設委員會委員，常在該會所辦雜誌「建設」上發表文章，也常在廣西日報發表星期專論，因此認識了時任該報編輯的謝東閔。廣西建設委員會，是廣西省政府創辦的，網羅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為委員。桂林在抗戰初期人口不到五萬人，住民非常樸實，商店晚上

八時閉門，早晨六時開門。桂林是廣西省政府的省會，省政府的官員非常樸實，一律穿粗布中山服，省主席坐三輪車，廳長以次人員一律步行。隨戰事的發展，各省人士相繼來此，桂林的人口增加到卅餘萬，成為西南大後方的重鎮，到了這個地步，大旅館蓋起來了，大旅館也蓋起來了，各種娛樂場也蓋起來了，民風轉變，至不是以前的桂林了。

年輕時的蘇薊雨幹勁十足，深獲廣西當局重視，教育廳長蘇子美一度要求他辦一所廣西最大的高級中學，因條件不足，他未接受。後來香港淪陷，許多香港青年來桂林就學，帶來港風，學生生活逐漸奢侈，於是蘇子美廳長又向廣西大學借調蘇薊雨教授，出任廣西省立醫學院訓導主任，借期是一至兩年。蘇薊雨上任後，推荐自己的太太，國立北平女大畢業的薛世芳擔任女生指導員，提出「撲滅港風」的口號，(一)不准男學生穿西裝，(二)不准女學生燙頭髮和穿高跟鞋，(三)不准男女靠肩膀走路，違者不經會議，立刻予以記過處分。這些辦法當時雖然行得通，但為怕壓抑學生們的情緒，又想出疏導的辦法，每學期舉行音樂會、運動會、遊藝會等，以發洩他們的情緒。記得有一次開遊藝會，學生演一齣話劇，教職員也演一齣，教職員演的這一齣，由廣西省立藝術館長歐陽予倩當導演，蘇薊雨當男主角，由省政府會計室的一位雷小姐當女主角。因為這齣劇，請了藝術館長當導演，又請了漂亮的雷小姐當

女主角，而院內的教務主任、訓導主任和總務主任也都登臺了，轟動一時，座無虛席。在閉幕前，男主角被女主角批一個耳光，蘇薊雨的女兒在看臺下看了爸爸被打，竟大喊：「爲什麼打我爸爸？」引得哄堂大笑。另外在一些集會上，蘇薊雨又要求學生必須穿西裝，女生可以穿高跟鞋，使學生受壓抑的情緒有所發洩。

一九四四年秋，日寇逼近桂林，情勢緊張，各校開始疏散。蘇薊雨的家人遷往四川，他本人則隨廣西醫學院疏散到柳州，柳州吃緊遷往容縣，又遷到貴州榕江縣。榕江是苗區，城市靠河，城內住的是漢人，郊區是苗人，文化落後，昔日王陽明平苗亂，調動六省兵馬，大本營即設在榕江。這時，榕江城內有一所中學，廣西大學即借中學的教室上課。學校的設備簡陋，不能容多少人，因此，大學的教職員和學生都租民房居住，而民房的建築，據說是防苗人的搶劫，每家幾道門，有如一小城，房間只開了一個小窗戶，陽光進不去，白天在房子裡面，兩個人彼此見不到面。至於飲食，三餐離不開辣椒，據說辣椒可以去瘴氣，每遇宴客的時候，一大碗辣椒粉放在菜餚中間，什麼菜都得沾辣椒才進口。

大學遷到這裡，因爲太偏僻，經費匯不到，學校發不出薪水，教職員同仁迫不得已，上至校長，下至雇員，在馬路上面擺攤子，變賣家私，以維生活，購買者都是苗人，

家裡用的零細和小孩子的服裝，最受他們的歡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戰勝利。廣西大學遷回桂林，蘇薌雨擔任一年級主任兼分部主任。校長則由陳劍脩出任，陳校長上任之初，適逢學生鬧學潮，幸賴蘇薌雨在學生群中素具威望，在他的協助下，學潮才告平息。

一九四五年夏，蘇薌雨在桂林突然接到新竹家鄉的來信，說其兄患氣喘病，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去世，其母悲傷，要他回台灣。

這封信走了半年才送到蘇薌雨的手上，他想到母親已七十餘歲了，歸心似箭，乃向校長辭職，輾轉回到台灣。次年，蘇太太薛世芳才攜兒帶女來台團聚。

任教台大心理學系

是年冬，蘇薌雨應國立台灣大學之聘，出任文學院哲學系主任，講授心理學，兼任註冊組主任。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二二八事變」，造成台大本省籍與外省籍教授感情的隔閡，蘇薌雨以教授會理事長的身分，居間調和，並逐步化解隔閡，和睦相處。一九四九年初，傅斯年接長台大，蘇薌雨奉派籌辦心理學系，經細心策劃，於是年秋季招生。另一方面他又兼任台大圖書館館長，致力館務革新，兼職長達二十三年，直到一九七二年退休為止。

台大心理學系，在蘇薌雨規劃下，逐步

發展，一九五八年創辦「心理學刊」，一九六一年成立心理學研究所，一九七一年成立心理學博士班，完成台大心理學研究的全般體系，對於心理學在國內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任教台大期間，蘇薌雨多次參加國際心理學學術活動，又成立中國心理學會，兼任理事長，均為這一連串活動下的成果。其間並協助政府主辦國軍退役轉業官兵之心

理測驗，及官兵安置工作，成立臺大學生輔導中心等，也直接或間接對臺灣心理學之發展產生良好影響，由於他的倡導，以後各大學紛紛開設心理學課程，增設心理學系及輔導中心。青年救國團的青少年育樂營及青少年輔導中心，也在這個時期由蘇薌雨負責規劃，並擔任首任指導委員會召集人，對青少年健全心理的塑造，貢獻至大。

革新台大圖書館務

蘇薌雨自一九四九年應傅斯年校長之聘擔任圖書館館長一職，迄六十一年退休為止，長達二十三年，對臺大的貢獻甚大。臺大圖書館原以日文圖書居多數，設備亦甚簡陋。經他多年經營，不僅擴充圖書與設備，並對新館務、改善服務，對臺大教師與學生的教學和研究，提高讀書風氣，都有很大功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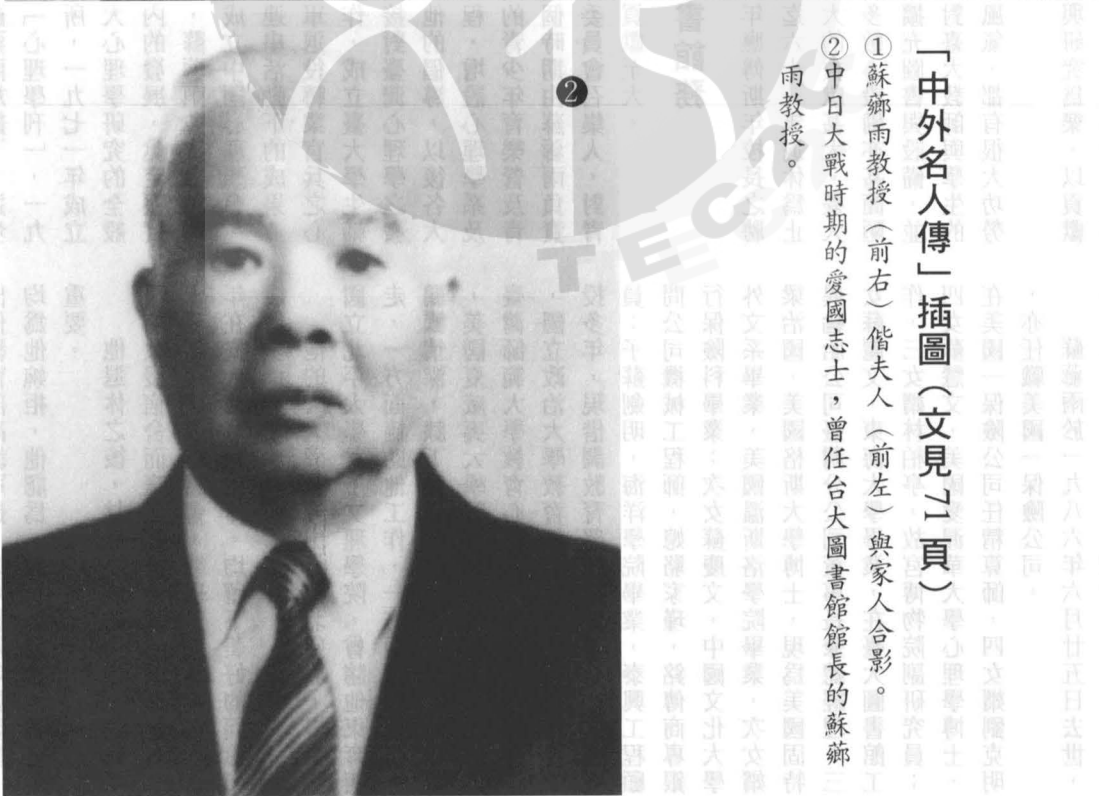
蘇薌雨學生以教書與研究為樂，以貢獻於學術為職志，這段時間，先後曾有人邀他

出任教育部高教司長，或考試院考試委員，均為他婉拒，他認為，教育後進遠比做官更重要。

他退休之後，甘於平淡的生活，住在老舊的教授宿舍而毫無怨言。蘇薌雨一生有二十五年留居大陸讀書、教學、工作，二十六年任臺大教育和工作，均留下美好的回憶和成就。

他的夫人薛世芳出身河北望族，畢業於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曾隨他東奔西走，一方面協助他工作，一方面處理家務，鶼鶼情深，膝下育有四女一子，長女蘇建文，美國夏威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教授，長女婿程運，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任政大教授多年，現借調教育部任訓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子蘇劍明，海洋學院畢業，泰興工程顧問公司機械工程師，媳駱家瑾，銘傳商專銀行保險科畢業；次女蘇慶文，中國文化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溫斯格洛學院畢業，次女婿梁治國，美國格斯大學博士，現為美國固特異輪胎公司臺灣分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三女蘇麗文，東海大學畢業，在臺大圖書館工作，三女婿林柏亭，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四女蘇慧文，美國愛渥華大學心理學博士，在美國一保險公司任精算師，四女婿劉克明，亦任職美國一保險公司。

蘇薌雨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五日去世，享年八十五歲。（王善初撰）



「中外名人傳」插圖（文見「二頁」）

① 蘇蕪雨教授（前右）偕夫人（前左）與家人合影。

② 中日大戰時期的愛國志士，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的蘇蕪雨教授。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與夫人合影，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五日攝。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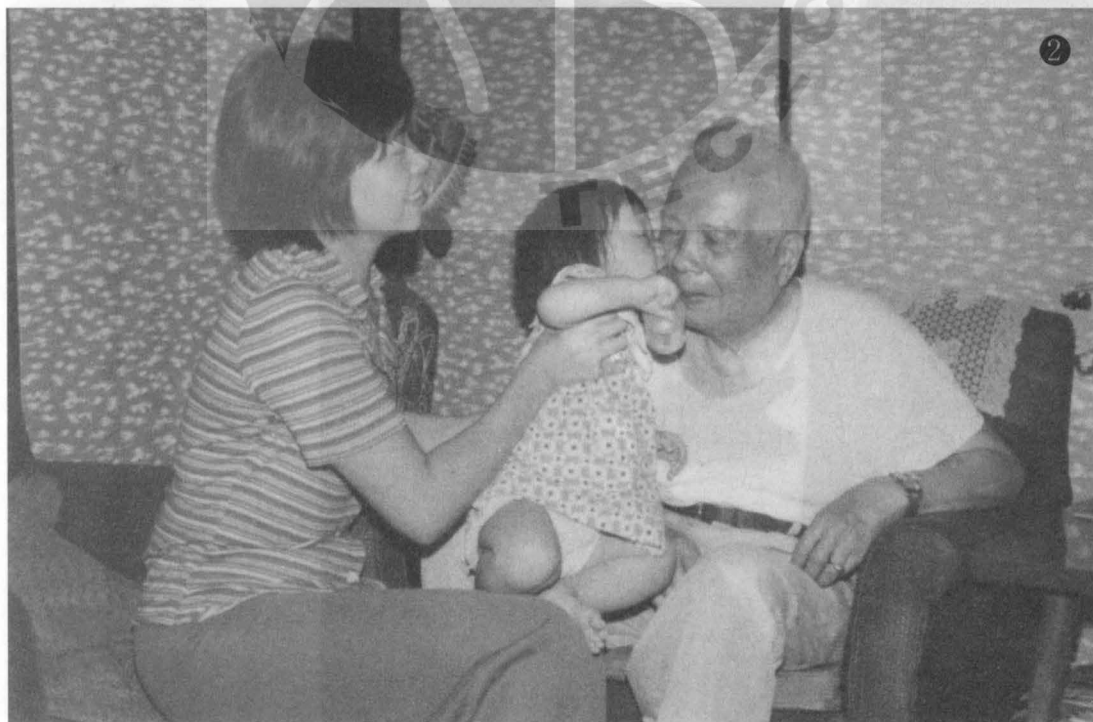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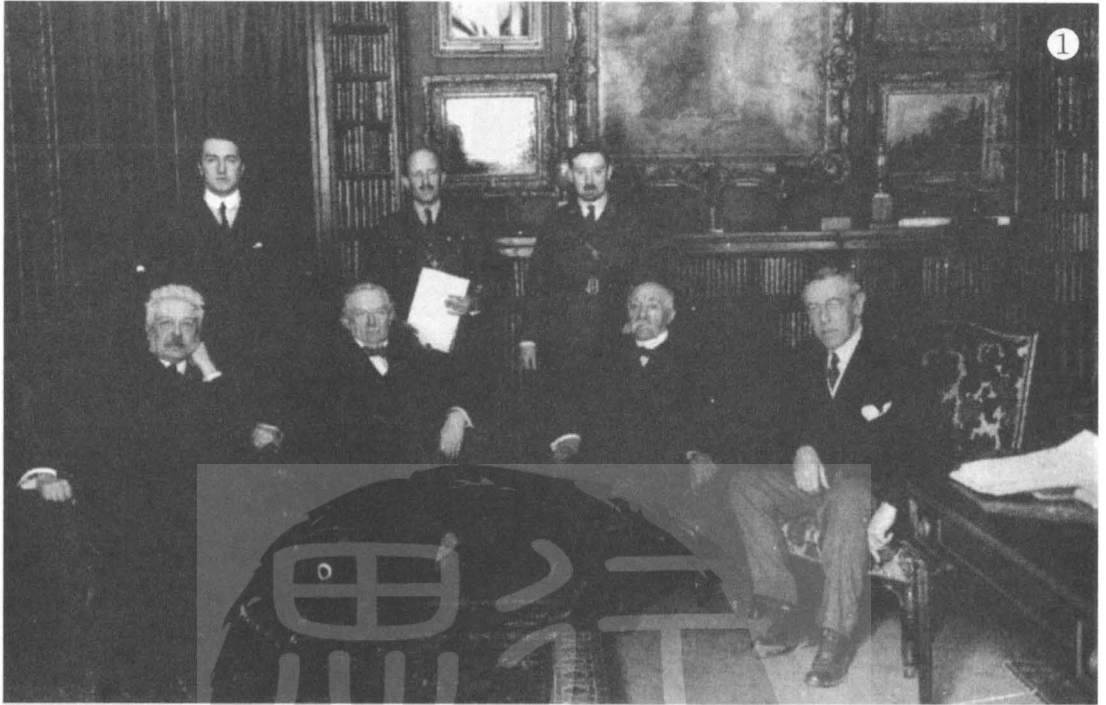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蘇蕪雨教授，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



①蘇薌雨教授（左）與夫人合影。
②蘇薌雨（右）含貽弄孫的神情。





① 法國前總理克里孟梭（前右二）與前左起：義大利前首相奧蘭多、英國前首相喬治合夥，前右為美國前總統威爾遜。
② 法國前總統克里孟梭。



- ① 青年時代的顧孟餘。
- ② 任行政院鐵道部長時的顧孟餘。
- ③ 任中興大學地政系主任時的周一夔。



①西德前總理艾德諾（右）與法國前總理戴高樂（左）合影。
②西德前總理艾德諾在波昂簽署歐洲防禦集團協議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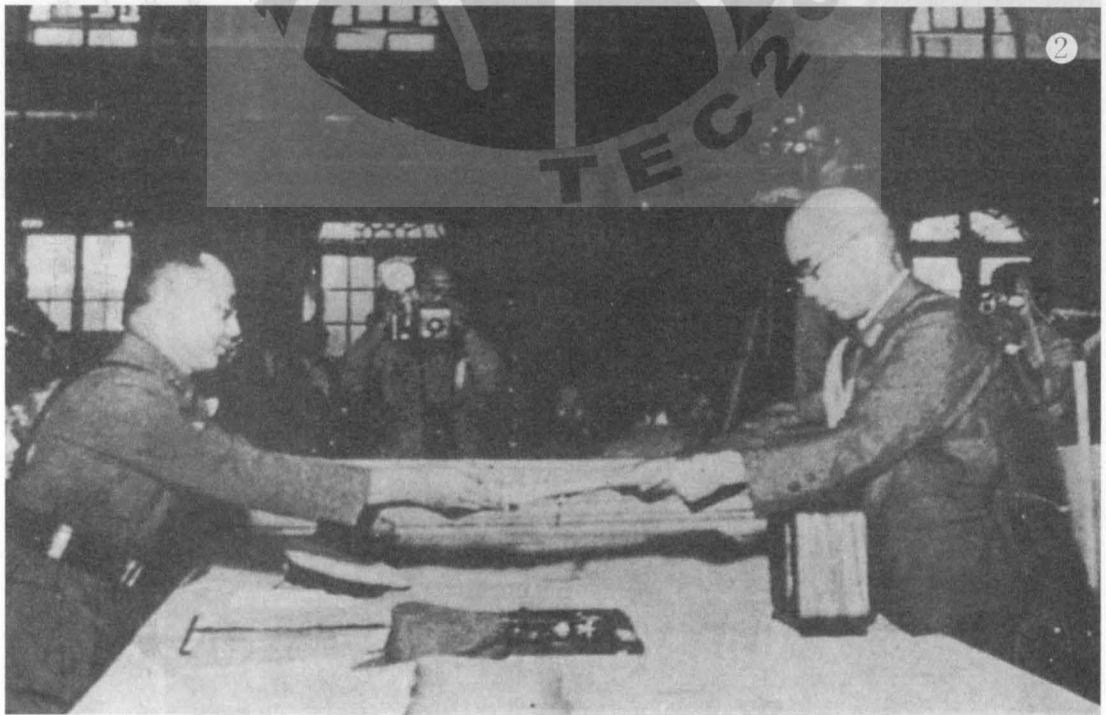


①

①何應欽（中）1953年與32師師長張伯亭（右）陸軍官校校長徐汝誠（左）在鳳山參觀演習。

②何應欽（左）1945年代表中國接受代表日本的岡村寧次（右）呈遞降書。

何應欽
張伯亭
徐汝誠



②



①



②

①何應欽（前排中）早年與岡村寧次（前左）町野（前右），後排左起：豬熊信行、曹士激、町野夫人、王武合影。

②何應欽（右）一九五〇年與麥克阿瑟（左二）晤談時留影，左為吳鐵城，右二吳國楨。



- ①何應欽（前排左）在東京一次集會中與岸信介（二排右一）、馬樹禮（二排右二）等人合影。
- ②何應欽（前排左三）與馬樹禮夫婦（前左一、二）鹿內夫人（前右）合影。



中外名人傳

(文見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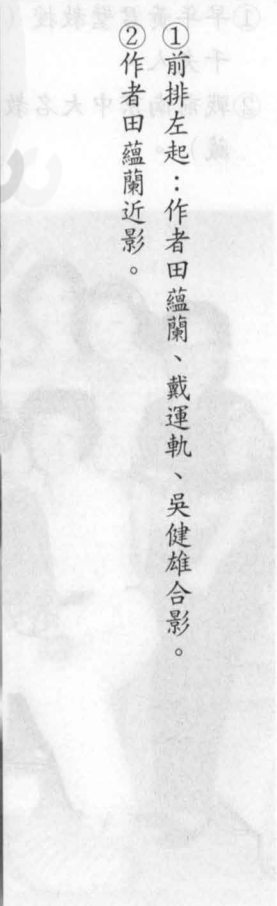
(見二頁)



①



②



①前排左起：作者田蘊蘭、戴運軌、吳健雄合影。
 ②作者田蘊蘭近影。